慢慢绽放

简 平

前阵子,朋友问我,他送我的那盆红梅有否开花,他说他家的开花了,他还发来照片让我看,那真称得上是怒放,美丽至极。那是红梅的老品种,叫骨里红,开重瓣花,花朵很大,颜色恰如其名,红到骨子里头。

可是,我家的那盆红梅却无声无息,而且那灰湫湫的枝条看上去都要干枯了。我感觉情况不妙,心想,不开花也就罢了,但不要就此完结,于是,我还是去浇水,让盆里的土始终持有水分。回想去年,朋友给我拿来这盆花的时候,枝条上挂满了苞蕾,因而保证我看到了红梅花开。

红梅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它盛放在万物凋敝的冬季,其时许许多多的花草无力抵抗肆虐的北风和严寒的低温,萧瑟枯萎,只能期待来年的春天。冬日里的阳光并不那么灿烂,因此天气常常显得阴沉沉的,而盛开的红艳艳的梅花就像点燃了光亮。当然,也不是没有别的在冬季里开放的花卉,只是大多都搁在屋子里,可红梅不是养在温室里的,真就是直接承冰雪,经风霜,挨凛冽。正因这样,红梅才显出不畏天寒地冻的傲然和坚韧,俨然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的象征。

当时正月都快过了,我觉得不会再有希望了。可那天早晨,我忽然发现枯涩的枝条上冒出了几星小小的花蕾。终于还是来了花的消息。有了花蕾,应该就有花开。果然,这些天,花朵开始绽放,虽然小小的,但每一朵都是那么精致,五瓣叶子的花托上围了一圈由浅入深的红色花瓣,我细细数了一下,共有十八瓣,摸上去如丝绸般光滑,中间是细细的灰白色蕊丝,顶端还有个小点点,里面储藏着花粉,而梅花特殊的清香味就是从这儿散发开来的。

这是一盆迟开的红梅。虽说花开总有先后,可我家的这盆红梅的确开得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还是慢慢绽放了。或许这是天意,花开得晚,谢得也晚,这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当别人家的红梅已经凋落,这一季的红梅却因我家这一盆的迟放而延长了花事,从而变得像期待和向往中的那样漫长,让人得以从容地享受赏花时光。

慢慢绽放的是红梅,其实也是生活。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叫德里克·贾曼,是英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作家、画家,还是享有盛名的园艺家。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坚持每天都记日记,他要求自己慢慢微笑,如同他家院子里各种各样的花卉慢慢绽放,他认为这是生活应有的态度。也是在灰暗而寒冷的冬天,他发着高烧,外面则是零下四摄氏度的低温,看着院子里正在抽苗的海甘蓝、亮紫色的藜芦、冒出深绿色新芽的桂竹香、有些颤抖但依然怒放的雪花莲,还有摇曳的金雀花和缬草丛中的三株牡丹,花团锦簇,他觉得自己被番红花裹了起来,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创作灵感又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唤起了久远的青春。

确实是这样,生活是丰富多样的,需要像花儿一样,依着自身的节奏去感受、去认识,不必慌慌张张,匆匆忙忙,这样,许多的东西反倒可以看得更深更透更明白,不然的话,长此以往,我们很难避免浅薄而轻浮地诠释生活,动辄煞有介事地指点江山。我家那盆红梅因为刚开,朋友判断说,至少会比他家的晚谢一个月。我很满意。我想,不急不躁,不忮不求,慢慢绽放,慢慢微笑,方能走进生活乃至世界的最深处。

为中国瓷器“留影造像”

张立行

陶瓷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有“瓷器之国”的美誉,乃世界上首个烧制瓷器的国度。瓷器是百姓的日用品,也曾是王公贵胄的奢侈品,还曾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品,为欧洲上流阶层疯狂追捧,拥有一件中国瓷器是显赫、富有、高贵的象征。在中国漫长的陶瓷发展史中,清康、雍、乾三代烧制的官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康、雍、乾三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发扬了明代青花、五彩技法,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粉彩、珐琅彩、古铜彩;推出了多品种单色釉;而瓷器镂雕、转心的工艺技法,以及仿古、仿前代名窑的技术也堪称一绝,鬼斧神工。清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瓷器在技术上讲究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留下了无数的稀世之宝和脍炙人口的烧制、收藏佳话,而当时宫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的故事就更具传奇色彩。

清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瓷器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目前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顶级博物馆。近年来,一些海内外的重要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也经常能够看到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身影。

上海知名工笔画家马伟彪为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所迷醉,对中国瓷器特别是清三代官窑瓷器素来情有独钟,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和认识。十多年前,他发愿要以工笔画的方式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瓷器“留影造像”,向更多的海内外人士介绍推广中国的陶瓷文化。最近,这一“系统工程”已基本完成,并取名“釉然纸上”。100多幅别开生面的工笔画,虽展现了历朝历代的瓷器,但大部分所描摹的仍是收藏于各大博物馆的清康、雍、乾三代重要官窑瓷器作品,传神地呈现了这些瓷器独特的风貌,令我们既感受到跃然于宣纸之上别样的中国瓷器之美,又领略了马伟彪画作的匠心妙趣。官窑瓷器与工笔绘画是迥然不同的艺术门类。马伟彪既非简单地依本临摹,也非仅仅对物“写生”,而是从形似到神似,进行了提炼再创造,画出了中国陶瓷文化独特的韵味,让我们从工笔绘画的二维平面塑造体悟到清三代官窑瓷器的三维立体空间魅力。

马伟彪是一位深得中国传统绘画三味的出色的艺术家。这一方面来源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另一方面不能不说得自于早年特殊的机缘——学习古画装裱修复,这让他能够悉心拜读临摹大量中国传统经典绘画真迹,接近中国绘画的精髓。他借由研习中国传统经典绘画迈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堂奥,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改革开放后他又东渡日本,打开了更多的艺术之窗。诸多优秀的近现代日本画家和西方绘画大师的佳作逐渐进入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更为宽广的艺术世界。

马伟彪虽青睐于两宋工笔画,但摹古不泥古,善于融汇中外近现代绘画艺术。他曾私淑西泠创社四英之一的丁辅之,借鉴了不少丁辅之的绘画技法,而我却认为他的作品更有20世纪中国工笔画大师陈之佛的遗韵。陈之佛也曾到日本留学,学贯中西。“工笔画之优劣高低,关键看色彩,色俗画则俗,色雅画则雅”。马伟彪的工笔画以颜色为主,线条隐于色彩之中,但又非完全隐去,色彩秀润雅致,格调清逸。我尤喜他的瓷器与插花相融的工笔画,中国古瓷器瓶身清雅的青花纹饰与花瓶中色彩绚丽的鲜花形成强烈的对比,寄托了艺术家愉悦欢欣的情感和对于自然万物、中国陶瓷文化的生命体验及热爱。

蒙古意象 (中国画) 苏茹娅

古典园林探春去

周丹枫

春天又降临人间了!春天是绚丽的,它也吸引我们利用闲暇时间去欣赏丰富多彩的景色。

上海是一个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但是也有不少美丽的园林,尤其是五大古典园林,值得我们去探春。

松江的醉白池始建于宋朝,是上海最古老的园林。看惯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许多古色古香的曲廊亭榭。就以其中一个小小的“疑舫”而言,就值得你驻足静静观赏。它是明代遗存的建筑,当年董其昌在此休憩接待亲友。因其结构似船,故称“舫”。匾额乃董其昌亲笔草书,你轻轻吟诵疑舫两侧的这副“苍松奇柏窥颜色 秋水春山见性情”楹联,环顾四周景色,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优美静谧的意境了。醉白池多古树,有数百年树龄的香樟、银杏。春回大地,古木逢春,喜见嫩枝和叶芽从树缝中透出,尤感生机盎然。最使我感动的是为了抢救古香樟树,园丁竭尽全力,从事根系复壮作业。这种精心养护古树的敬业精神,真正令人钦佩。醉白池的另一特色是有许多珍贵的碑碣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云间邦彦画像》,它是清代松江籍著名画家徐璋的杰作。所绘松江府所属各县众多乡贤名士之画像,栩栩如生,神采奕奕。这是松江人的骄傲,也是文化之瑰宝。在欣赏满园春色的同时,观摩这些石刻,使我们感受到松江文化积淀之丰富和深厚。

中外游客到上海游览,多半会去黄浦区的豫园。不经九曲桥,不进点春堂,不上湖心亭,似乎没有到过上海。豫园初建于明嘉靖年间,鸦片战争以来屡遭破坏,1956年起多次整修,现有三穗堂、仰山堂、万花楼、会景楼、两宜轩、鱼乐榭等多处亭台楼阁。这里还有精心建造的重峦叠嶂之假山和洞壑幽谷,翠绿的荷花池。春天,满园佳木青葱,鲜花盛开,芳草萋萋。我尤爱登上仰山堂凭栏赏春。春风吹皱了一池绿水,花草时时传来清香,这真是怡情悦性的宜人春色。

嘉定的古猗园和秋霞圃也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代均曾重葺。

古猗园原来的逸野堂、鸢飞鱼跃轩、浮筠阁等,在八一三抗战中大部分被炮火所毁,仅存南厅、不系舟和部分假山。1959年国家将原来的园林从二十七亩扩大至九十亩。现在的古猗园不仅有许多值得观赏的亭台楼阁,更有成片苍翠树林,满目奇花异卉。尤其在春天,繁花似锦,花气袭人,蜂飞蝶舞,春意浓郁。古猗园终年游人如织,春天更是应接不暇。

秋霞圃最引人入胜的是园林独特的构造风格。春天池塘的一泓春水,绿得醉人。水池周边,花团锦簇。当春风吹过池塘,绿水泛起涟漪时,花木倒影微微摇曳,更显灵动可爱。临池曲岸石矶,构建精致,与水池相映成趣。更为别致的是池南亭轩小厅,隐于山石花墙之间,隔池观赏,若隐若现;池北厅堂,尽显于外,一览无遗。南北建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构思之精巧,布局之别致,令人赞叹不已。即使不谙建筑艺术的我,也会被这匠心独运之古典建筑吸引,不舍离去。

青浦的曲水园,是我年逾九旬后才去的。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规模不大,但玲珑精致。亭台楼阁,十分雅致。许多楹联,极富诗意……

我虽身居大都市上海,但不出市境,就能畅游宋明清五大古典园林,深感庆幸。请没有去过这些园林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辜负那里的满园春色和珍贵的古迹,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去探春吧!

“沪”动青春 “运”育未来

“我的市运情缘”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1953年5月30日,上海市第一届运动会举行,经过70年发展,已成为“上海青少年的运动嘉年华”。传承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上海市体育局与新民晚报副刊部合作举办“夜光杯·我的市运情缘”征文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共收到近百篇应征作品,包括文章、照片、视频、音频,形式多样,关心和支持上海市运会的各界人士通过个人视角,展现了以体育为核心的健康生活方式,折射出上海迈向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选取优秀作品在新民晚报、新民App、夜光杯微信公众号、夜光杯朋友圈视频号、“上海体育”政务平台等发布,在读者中引发热议、好评。经主办方综合考量,评选徐寅生、胡荣华、苏秀、梅子涵、沈坚强、林峰、钟天使、徐莉佳、方芳、朱大白的征文为十佳作品。

认识植物,认识自己

戴 蓉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离自然很远。

缺乏自然的人,光凭学习、工作、吃喝、社交就能获得快乐吗?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远远不够,就像我需要看书、看电影、看展览一样,到郊野、公园,甚至只是在草坪和绿化带中看看花草也是必要的。

植物向来是四季风物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们食用的蔬果、衣服上的染料和治病的良方,也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和记取生活的最初线索。我喜欢和那些能识花断木的人交朋友,能分辨常见的草木、野鸟和昆虫,这些技能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派不上什么用场,但你对自然了解得越多,你的心就越柔软,也就越能抵御高速运转的日常带来的焦虑。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每年的春天好像都一样,但每个春天又都是新的。2020年的春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视频,是无人机拍摄的武汉大学的樱花。那个春天,花树下无人,樱花却自顾开得如云似锦。

很多时候,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强大圆满。认识植物,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途径。

本文为《春天,我想去田野里采一朵花》自序

对不起,您的眼镜歪了

王途淞

在下十几岁就开始戴眼镜,到现在也有快30年的“镜龄”了,但是,有个地方一直让我特别难受。无论戴哪种镜架,总有一边耳朵不舒服,而且戴上不久,眼镜就会歪掉。在眼镜店里得到的说法永远都是:“镜腿不平”,可无论他们怎么调整镜腿,我还是不舒服,还是歪。我甚至一度认为是自己的镜架不够高级造成的,于是不停地换镜架,可还是没用。就这样,耳朵不舒服了快30年,眼镜也歪了快30年。最近,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终于解决了!

当我找到了一个法国手工定制镜架的商店时,才知道问题其实不在镜架上,而是在我的耳朵上。

他们得知我常年所受的困扰之后,并没有像国内眼镜店那样去抨击我的镜架,而是拿了把尺子,在我脸上量来量去。量完后告诉我,我的眼镜戴着不舒服,是因为我的耳位比常人高。一般人耳根的最高处通常不超过眼睛,但我的却明显高于眼睛,这使得眼镜向下倾斜,不能保持水平。而且我的耳位还不是一般的高,是属于特别严重的那种,所以我只能配无框眼镜,并且在制作眼镜时,要把镜腿和鼻托在镜片上的固定位向上移。如果一开始没考虑到这点,事后再怎么调整都没有用。

可是,当我戴上新配的眼镜时,还是有一边耳朵不舒服,于是继续量。这才发现,我的耳位不仅高,而且两边高度并不一样。虽然差别细微,不仔细量根本看不出来,但耳朵却对此很敏感,总会有一边不舒服,同时这也是眼镜戴上后老是歪的真正原因。所以我的眼镜就不能把镜腿调成水平,必须得一高一低。难怪以前那些眼镜店怎么调都调不好,因为他们从来不量耳位,认为只要是不舒服,一定是“镜腿不平”的缘故。殊不知,对于我这种耳位比较特殊的人来说,不舒服恰恰是因为镜腿太“平”了。

这回总该行了吧?还不行!还是有一边耳朵感觉怪怪的。还得量(我的天呐!)。又有新发现,原来我两耳与两眼之间的距离并不相同(这是什么脑袋呀!),所以两个镜腿的长度也要调成不一样的。

这下舒服了!原来,真正的舒服,就是它像长在你脸上一样,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极为难得的舒服,就是靠不厌其烦地“量脑袋”才得到的。

这家店的店长告诉我,没有人耳位是完全对称的,因为头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如果不注意这个细节,任何一副眼镜都无法达到它的最佳形状,谁戴都会不舒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但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眼镜店从不给人“量脑袋”。其实这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耳位不过是个小小的细节,但正是这个细节,决定了眼镜是否舒服这个“大问题”。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的体贴。

而这一切本该与价格无关,即便是几百元甚至几十元一副的镜架,只要有人给你好好地“量脑袋”,照样让你戴着舒服。可事实是,为了享受这个细节,我却付出了稍显昂贵的代价。

换个角度想想,多花点儿钱配个舒服的眼镜和忍受了30年不舒服的眼镜,究竟哪个代价更大呢?答案应该不言而喻吧。不过,对我来说,这两个代价都不是最大的。我付出的最大代价是,自从那次配镜之后,就落下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变得很不能接受别人的眼镜戴歪了,哪怕对方是个陌生人,也禁不住有种冲动,就想上前去对人说:“对不起,您的眼镜歪了。”

十日谈

品质生活

风度温度都能兼顾,美丽不“冻”人,才是重要的穿衣智慧。

责编:林明杰 殷健灵